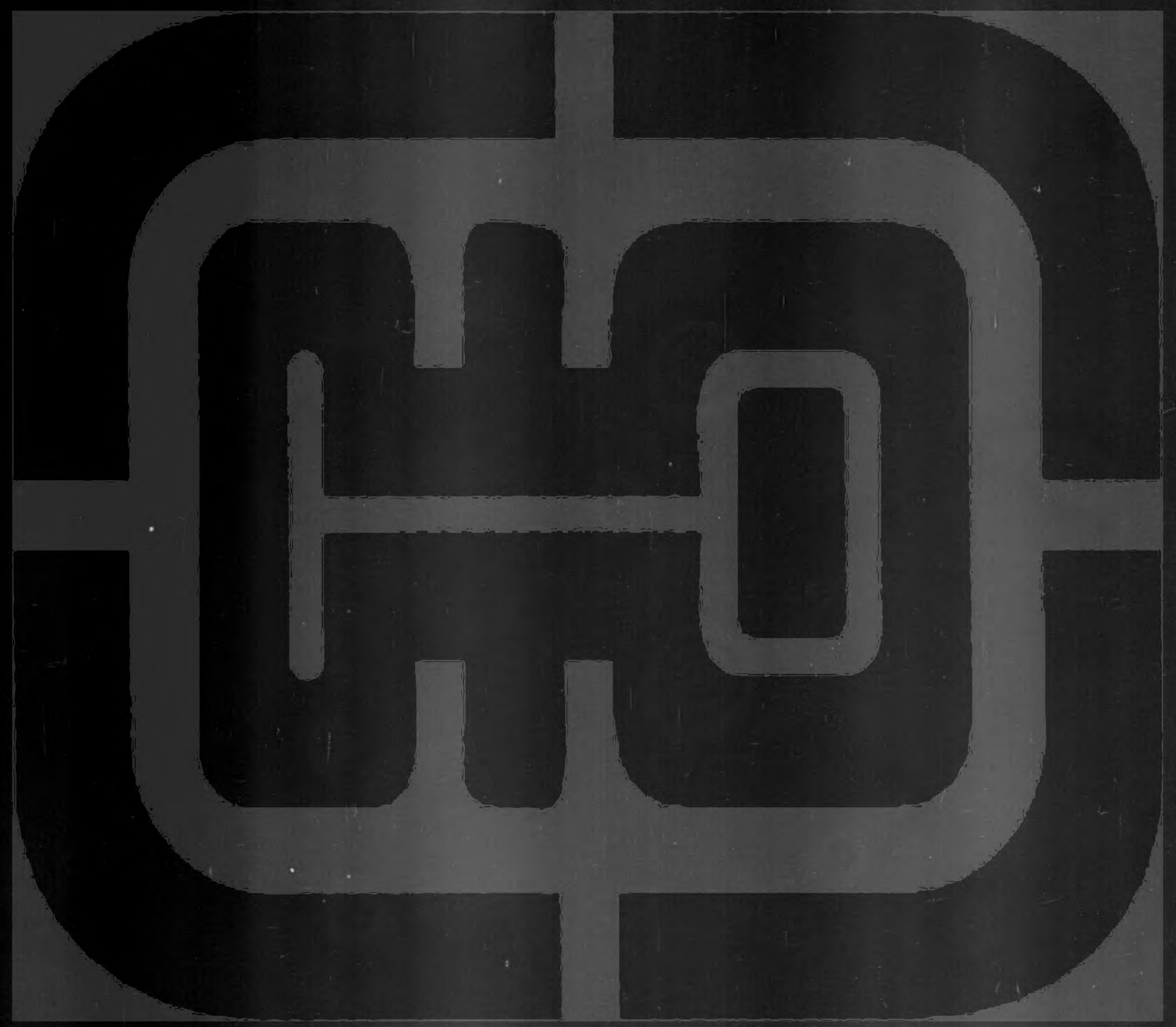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明　新安吳勉學校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毋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僇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君非以阿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

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耨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

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
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
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
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
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
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
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
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

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
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
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
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尨
之閒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
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爲賢者
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
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

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劾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劒于江于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劒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劒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劒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畜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
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
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
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
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
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
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
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
晉而迭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召類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劒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

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隤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吾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

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
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旋僨將斃而乃知
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
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
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
則爲污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
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
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誇召公以告曰

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鮑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

畱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顯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舷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緜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緜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

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胥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

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犨郤錡郤至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
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
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
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
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
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
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
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
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
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
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
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
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
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
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

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所以盛也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

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溍過而弗辭郤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郤

成子之謂乎郤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

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膹胁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開春論第一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内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絶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

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

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左右望而上城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出之故曰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

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朘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
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
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
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
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
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
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
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
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
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
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必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
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

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爝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

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子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士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

嘗肯以巳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爲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

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
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
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
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
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
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
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
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
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

噱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廢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

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遫爲上勝之同則淫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
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
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
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
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
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
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
吾丘鴻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
衝無不陷以車挍車以人挍人也幾至將所而
後死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慎行論第二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

霸也近於諸夏而制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殺且自以爲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制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郤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郤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郤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郤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郤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掇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鬬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嫳興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竈公孫虿誅封慶封以其屬鬬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爲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抶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
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
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
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爲僇支屬不
可以見行忮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
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
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績經
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
謀爲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
其就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
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
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
故也今秦令鞅將而攻魏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
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
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
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

與車騎以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不可以交友公孫與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三日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劒者之所患患劒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眞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眞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徒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

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戒丈人望其眞子拔劒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眞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籍以成也何籍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威不足以禁也其利不足以禁則不

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
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
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
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
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
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
衣懸冠倚劒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
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
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

矣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
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
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
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
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
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
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
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
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

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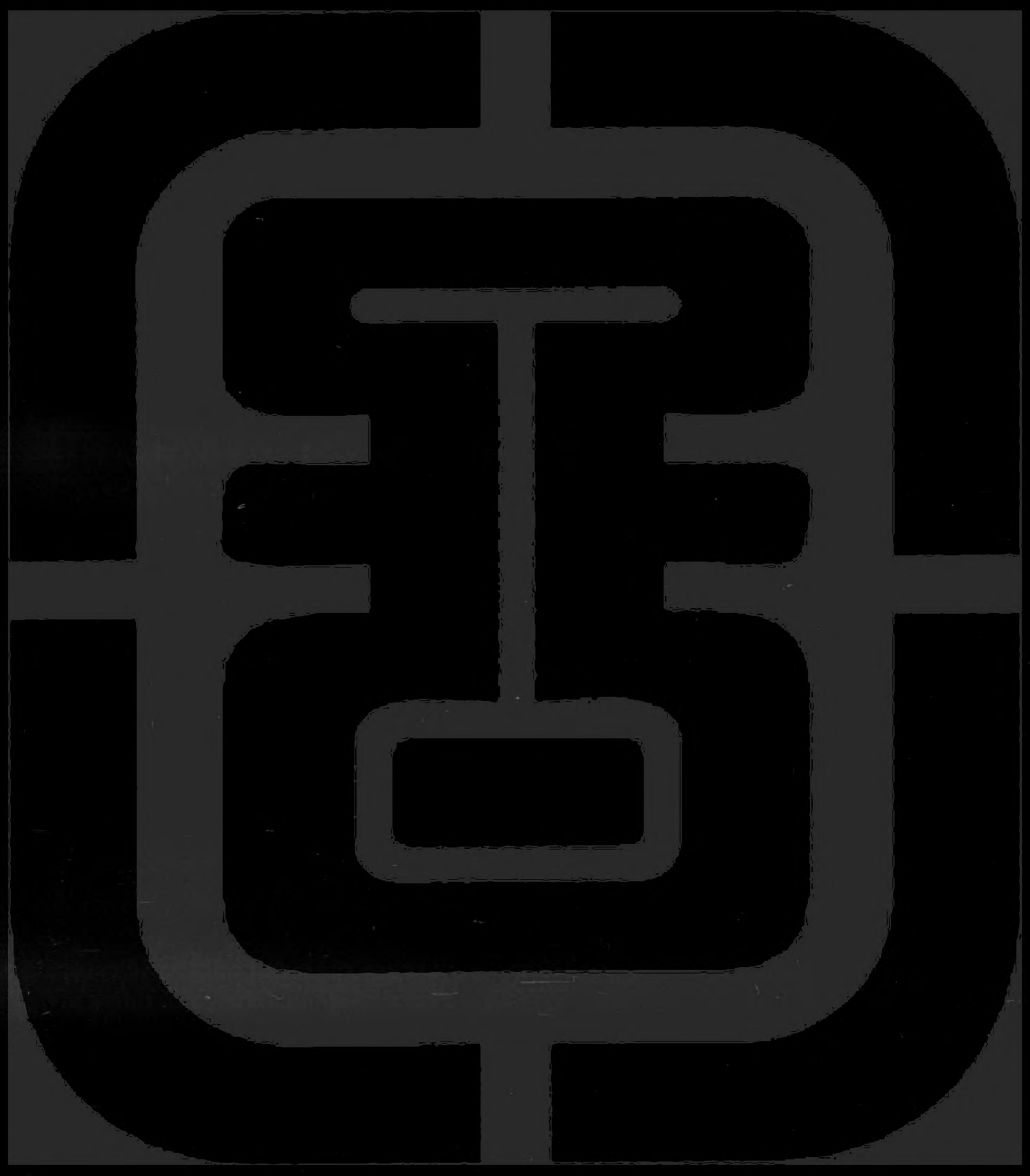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搏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

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奔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宗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華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賴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皐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

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

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衞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夫巳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巳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